宋書百選
地

答金延之

公名壽增清陰文正公之孫號谷雲少先生十七歲少擧進士調蔭職官止參判善八分書肅宗辛巳卒年七十八

大義滅親一條仰認指意之所在此論金壽弘事壽弘即仙源文忠公之孫於金公為再從兄弟壽弘自少便為鑴穆之論著禮說以斥先生而又用虞朔以祝仙源之祀金公欲絕之以質於先生也大義滅親文見春秋隱公四年傳程子之謫涪也謝上蔡曰是行也邢恕及公孫之所為也邢程子門人公孫程子之族也程子曰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至愚不足責朱子論小程子初年嚴厲而晚年更濟以寬和此實晚年之寬和也夫公孫之

於程子其不善之狀未知其如何又未知戚屬近遠之如何而耶恕則至曰程某斬作萬段無所恨矣然而程子之言如此其忠厚此實盛德事也然其被謫時李邦直尹洛（謂為洛陽尹）令都監來見程子才出見之便請上轎（謂請程子上轎前進赴謫）程子略欲見叔母亦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賷金百星不受門入問先生臨行諸公賮行皆受邦直亦親戚何為不受程子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耶（謂已絕）此處則雖親戚而見絕之嚴又如此恐難以一例斷定也今者執事所

指者毋論其姦邪黨惡之罪而其必稱僞號以穢先德則恐其次於王敦而不可與程公孫李邦直同科也未知如何敎之（敦之從兄王導以大義滅敦也）出處進退下聖人一等則無不謹愼以孔門言之傳道者二大賢皆處而不出閔子騫則有汶上之辭至於程朱則世無孔子故不得不以世道自任而出為世用然難進易退之節則炳如日星矣然則何嘗有不出而為君子之病乎今世之林林叢叢者雖不可以一例律之渠之必以卑下自處者則誠是可哀可愍也昏朝之登

籍者雖不見貶於 改紀之日然視其終始自守者則未教所謂當輸一着者眞確論也天下道理有第一義有第二義其就第二義者不可與下層者同科然其失於第一義則均矣故佐郎權文得已訓子書曰凡事必求是無落第二義愚每誦斯言而擊節興起也

答金起之 公名壽興號退憂堂於文谷公仲兄少先生十九歲少以進士擢第中重試始自翰林歷遷三司累官至戶曹判書 顯宗癸丑拜相明年以賓廳議禮事坐謫春川庚申復相己巳安置長鬐明年卒甲戌復官公以材猷顯喜儒學見農巖所爲墓表

朱先生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澹菴黎渦之事誠是不可曉者也[胡澹菴詮上封事乞斬秦檜王倫等謫新州後赦回至湘潭胡氏園爲侍妓黎倩作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頰生微渦見鶴林玉露渦水旋流也盖謂脂粉調均之美如水文之微旋]嘗見退溪文集有自謂數十年坑塹之語而晩年操存謹獨之功如此其至則初年小疵眞如太空之寸翳矣[坑塹謂陷於色欲]大抵人多是於初年有可觀者而末年放倒者故朱先生嘗曰天下之士有名聲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及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景仰者盖無幾人古人又曰保晩

節難然則與其有始而無終曷若始雖有疵而末終之可觀也(先生自註云沙溪先生嘗問於栗谷先生曰晦齋退溪兩先生畜娼之事同鳳城之事又同而先生於晦齋則有不滿之意於退溪則不然敢請其故栗谷先生曰觀人當觀於成就之後退溪則皆是初年之事晦齋則在於晚年故吾所論如此云此真昰的當之論也)

一紙所論不覺渾身皆青也詩不云乎天實為之謂之奈何正為今日準備語也某公及李某金某來諭稱停可謂精矣(蓋指清城及完寧光南諸公也金公以書各論其人之長短爲是時少輩之論以諸公爲熏戚而排斥之自謂清流故先生辨之如下所云)

上世用人才德兼收故有與賢與能之法如

用一切之律則彼攻之者其中亦豈無可揀汰者哉尚德之風莫如唐虞而尚功之言屢形於典謨則不任功臣乃衰世事此則只觀其人之如何耳勿論他事而只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則孝立之逆變危機迫於頃刻而終至就滅者全是益寧諸勳之力耳（仁廟戊辰柳孝立謀反益寧君洪瑞鳳因陽平君許摘上變誅討策寧社勳）當時若斥諸勳而專任清流則其名豈不爽快而若於事變交急之際則清流之宣力或反有所遜焉國家豈不殆哉一番人全無遠慮徒欲快一時之議論而忘國家之深憂

可勝歎哉餘干遭變事而不失其正被讒竄死而士林殲焉士林殲而國隨以亡此不遠之前鑑也第未知今人之賢與餘干如何耳 餘干即趙知愚

答金久之

公名壽恒號文谷清陰先生之孫少先生二十二歲年十八進士壯元二十三魁文科事孝廟徧歷清華二十八中重試陞通政階三十一進諸曹參判三十四拜兩館大提學禮曹判書明年遷吏判顯廟壬子入相時年四十四受顧命轉肅宗乙卯以疏斥羣小謫靈巖庚申起謫中拜首相治反獄己巳謫珍島受命卒甲戌復官先生為撰其誌有文集子昌集忠獻公昌協文簡公昌翕文康公

前臘廿六書今日至自湖南承拜雖晩感戢無

已同春竟作千古人在渠豈不善好而後死者
其如何晦翁當日之諭雖不敢擧抑其病誰鍼
過誰督之慟則實有所不能自克者矣病誰鍼過誰督
朱子祭呂伯恭文承諭 聖候寧泰此不但 宗祊之
默祐也亦豈非執事保護之功也金公時以相職兼藥院
然此上面儘有商量栗谷先生嘗自石潭赴
名曰自上大病之餘善端想必萌動欲因此
導揚此豈非執事今日之責乎君心不可遽格
誠如來諭然晦翁必以汲汲無敢惰對着徐徐
無欲速正不可偏主一說也前書妄論引退云

云者正為大臣不以(用也)而不退則 主上必以
為此輩可以牛維馬畜奴視豕叱而驅使之矣
若是則乾道日亢而益莫之敢嬰矣豈不大可
懼哉此義不惟執事之所當省而如新揆(謂退憂公)
(新拜相)尤不可不知也第未知此揆將如何爾
昔年以李叅判事(即草廬李公改補其官外之也)再蒙垂問竊
以為道故舊有違聖訓(小儀日不道故舊)故終不敢仰
報尊者之問敢爾落莫無禮甚矣每一念至不
勝惶汗今則有所不得已略陳梗槩而仍有所
懇焉伏乞俯諒焉李叅判隨占便宜俾疇離祉

可謂善謀可謂厚德然其實有不然者疇離祉易否卦文辨謂疇類皆獲其福己未秋右相吳始壽言上李某啟前見以三年服制為是宜解其讓上許之庚申夏李公上疏以為先生之論亦與己同以孝廟為嫡統也上命釋先生自巨濟移配清風鄙意則以為 孝廟即是周武王然必奪而後為適故不得不曰聖庶又不得不曰體而不正又不得不引檀游檀弓之免子游之衰皆謂次子非適之意先生上疏嘗引此此實賤臣萬死難贖之罪也然彼則從稱適統是乃本然之適統故曩時時輩以為與已符合而至以聞於 榻前此豈非大相不同者耶初李公錄己亥禮說一通質之先生先生為加點化而其下端有曰湯武以諸侯為

天子則當以諸侯待之耶當以天子待之耶謂當以嫡統歸之而不可為非適也先生初盖畧過而不論其後時華指此為李公改前見而李公則謂先生同已見故此特辨之以謂此乃奪而為嫡非本然之嫡統也竊念次適之說已見於　孝考誌文中而儒疏亦以此徹於　聖聰何待渠疏而明耶且宋尚敏所見所言一出於鄙說觀其疏可見矣李參判與李仲羽書有曰宋尚敏並欲奪　仁祖大王之適統其說嚴重峻截使人魄褫於此尤見其與鄙說大不同也宋公疏以為凡服長子三年者必適適相承三代然後乃可盖用儀禮疏及四種之意耳李公因此遂以為然則　仁祖亦自旁支入承非適適相承者是不得與於統也不同而蒙其禍則古

固有安而受之者矣不同而同受其利則古人亦有黯黮而受之者耶聖人於貧賤則曰不以道得之不去也於富貴則曰不以道得之不處也今日事正如此矣惟 聖上洪恩則雖糜身粉骨何可報也第因李蹊之奏實而得之則自以為脫不如拘生不如死矣而金吾催督登程驅率以來慙愧欲死切欲將前後情實上書都堂以為還入絕島計此計若成則快活如登天矣第未知自都堂將此上達耶量教幸甚先生旣解謫歎曰天恩罔極而乃與衆恭之分利寧不如枯死海中不肯發歸金吾郎謂 上旣有命不可

自由先生不得已發行有詩曰 聖德寬臣海臬因鯨波重渡淡變流惟茲舊要要同刹千里山川總帶着既歸作書也

國運不幸年事困極而又聞有上變人云不勝憂慮之至（即金埈告許亶之獄）推鞫苟設則執事勢當至讞不知如何而得其至善也朱夫子每謂凡事必有天理人欲況且人命死生國家安危之所係乎惻怛欽恤恐有一毫冤屈者天理也陰為日後自全之計以獄市恩者私欲也此則事之相似而心不同者也反覆閱實無使巨姦網漏者天理也或有乘時圖報之意以入（入謂陷入人罪）為

務者人欲也此則迹之相似而實不同者也此在毫釐之間而實有千里之謬可不愼哉曩日事衆口煩多至今未已今不能無過慮之私冒昧陳聞僭越甚矣皇恐皇恐秋序向杪伏乞上爲宗國珍重自愛

答閔公瑞

公名蓍重驪興人觀察使光勳子少先生十八歲少擧進士顯宗甲辰由蔭官登第歷三司清貫大司成大司憲諸道監司肅宗丁巳卒公言議峻正好面折人慷慨有大節立朝多可觀爲擧人赴講遇宿搢不書呈曰不可以欺君臨科不赴而會葬其友之親喪人皆難之遂菴權公作墓表

朱子大全有南陽胡文定公與諸葛異世同轍之語夫文定當金虜入據中國之時傳春秋以進御其言曰天理日消人欲日長使夷狄亂華至此極矣聖人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文定語止此文定亦既南陽人而朱夫子尚論又與諸葛同條又今日事與文定所慨歎者相符故願執事與彼中諸賢相議並享武侯文定則舉措甚好未知如何閔公時為南陽府使故云如此則其祠事體尤重大如以尹府使尹公名棨丙子胡亂死節於本府配食為太重則仰坐從享未知如何別立一間於原祠

之左右隙地而專享則尤似無異同之議韋隱度於心得其所安然後出議於府中諸賢如何此人無狀世人聞風而疾之雖甚好事曾未見此漢干涉而無事也

答閔大受 公名鼎重號老峯孝宗己丑年二十二由進士登上第歷遷兩司玉堂從先生恊贊中興大圖顯廟時連拜承旨大司成修太學齋舍立丕闡一兩等齋轉吏曹參判出為咸鏡監司大興學校肅宗初由戶判拜吏曹已未坐黨錮配長興庚申政紀起謫中拜相與文谷金公同心輔政己巳坐徙碧潼壬申卒于謫中年六十四甲戌復官謚文忠公嚴毅方正善飲酒其忠國好義而持正議蔚然為士類宗主至今人道之有

集若干卷行于世

兩度手書一時並至只泉聲山色中太不着題無乃坡公之靈浮以太白耶（謂書中多說時事也東坡詩若對青山談時事當須舉白大浮君）區區此行真箇習隱而學適矣（先生時入朝請告省先墓于西山轉由長湍松京還至道峯）每到好山水輒起華陽之思湖西伯當歸之酒實獲此心也（華陽指舊居洞也湖西伯謂閔公弟驪陽公嘗有當歸酒之語盖退休之意）承入侍講筵如見文王之意在執事想倍餘人矣示諭令人釀涕耳（詩傳云愀然如見文王引此以謂思先朝入侍事）今行多宿禪房慣於蔬菽蒙以　至尊之餘投此山間

古以羊踏蔬畦爲奇事今見魚躍則尤不翅奇矣（閔公分送御供餘魚物故云）昨到道峯院中展謁後仍與令胤諸生分庭作揖揖升講堂要令胤讀靜菴先生傳一過因說當時事實平生快事也眞不虛爲此行耳蘿逕略有所待向夕當抵城外矣（唐人詩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先生時有所期之人也）行期且迫（謂燕行）音徽之阻將以歲計而竊想馳驅光景異乎延陵之觀周尤足以相與悲傷也然橐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自有聖人明訓正爲今日受用家法不但以操切驛鞮揮

唾物貨爲足也惟挹風萬里筋骨易殘幸加盤飧以慰遠誠

與閔大受

此行左臨滄溟右領楓嶽八百里間甚快心目是時先生自德源移長鬐梓棘彼所以餉我者甚厚而顧彼之自餉者不甚嘉義謂小人之目吾儕不成人之義者甚矣宜遭門黜梓圍之禍也最大可笑者一生極力於泰卦工夫者亦與執事並案泰卦工夫指李公端夏李素以泰卦包荒自任以調劑時論故仍以目之時尹鑴爲大司憲以禮論斥閔公及李公并門外出送昔楊子直勸晦翁爲避禍計而子直亦

被黨禍晦翁戲之曰子直以微服過宋事見教而渠乃懸鶉百結而不得免可發一大笑也今以此啁（啁與嘲同）泰卦公可為絶倒而無緣相見此可恨也

竊聞比来因久之事機翻上（久之文谷金公之字是時上疏受譴遠竄見上金久之書）如我死而已更無餘地未知諸執事將至幾層而止也有人誦文山風簷展書讀古道接顔色之句以為拙者正當此詩是不知此中事也籬高三丈其厚四重風雖欲入簷何可得也是知狗洞輩有甚於帖睦不花等矣（即元人拘

文山者逖聞嘉興執御曾到燕山宿草寒烟想倍悲愴有不可作之歎矣然此時亦不須喚起也嘉興指驪陽公也燕山即燕岐同春所寄處也時驪陽公寓居於忠州嘉興江村故名

答閔大受

姜吏來傳下書慰謝不容言朝暮待盡萬慮俱灰惟春來無食物情甚洶不知時事將何所屆一念至此心膽若隳時久旱民飢有言此漢不以凡百仰告於執事如晦翁之於張汪此不覺大笑晦翁萬理明盡經綸是其餘事若我愚昧自家一身亦且措置不得更有何策可以告人其人

又謂經綸固是難事勸之使退以保晩節豈不是易易者耶此漢又謂既退之後更有何人勝於今日耶其人又謂古人只見其義之如何而已不謂後人之將不如我而依違也此漢更無以爲對未知此箇問答如何（此盖設爲問答以諷切之）盖惟執事德望太重皆謂朝秉政而暮與國也亦既三年而民益困瘁天益疾威時勢岌岌有加於前故責望都萃於一身理勢然也未知執事將如之何顧闇成笙之所在也鄙意則以爲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惟竭力盡心一以庇民尊主

為心多置直諒士友以攻闕失憂勤如周公之
坐以待朝獻言如陸宣之剴切百奏雖有疾病
宿食内司夜中時或請對以勸帝學而論國政
則雖無日益而月計則有餘矣切不敢因循苟
度以失民望也未知執事以為如何也自餘所
欲言者不敢一一

與閔持叔 公名維重老峯公之弟少先生二十三歲少以進士登第入翰林兼世子說書遷玉堂為校理轉兩司吏曹郎政府舍人進副提學吏曹參議肅宗已未坐黨錮與海庚申赦田明年以國舅由兵判封驪陽府院君丁卯卒謚文貞李公畬作謚狀公周詳恭謙愛厚人倫有家

(法為搢紳表云)

時烈頓首再拜言下来時沿道問卜兆近遠(謂閔公父葬之地)至利川云是莽蒼且云返哭之路戞過近境非不欲謀奉少叙而那時行色不敢周繞人事(謂不可遲留修吊慰人事)歸来回想不翅哽噎亦欲修疏付京褫亦不敢以奇釁之蹤帶累知舊迄玆趑趄非無情悃而然也(先生於孝宗因山後遭讒言不得已去國歸鄉故曰奇釁也帶累謂連累也)蒙賜手札撫存深至仍審春寒衰履支勝伏慰且感時烈為臣無狀致有煩言自取狼狽杜門念咎不敢有怨天尤人之意也

惟是時序變遷遷見春回回望　喬山玉情如割且思去年此時方有嚮治之機　先大王密勿之意藹然盛貌如陽氣發而透金石也只今孤臣獨存忍念疇昔縱不敢任情號哭亦何堪拉血沾衣今日可與說此者非吾哀侍更向誰邊哉自今疾病尋侵日與死鄰五月赴哭亦不可幾恐成千古無窮之恨也五月即孝宗諱日也

答李幼能

公名端相判書明漢子自號靜觀以進士壯元登第入玉堂為校理典翰轉兩司吏兵曹郎政府舍人賜暇讀書湖堂累上書言事顯宗以後自度不能從事於世卜居楊州之靈芝始讀書為學連拜政院承

旨副提學不拜己酉卒年四十二公晩而志學先用力於易範象數先生嘗戒之勸以持敬下學之切有子曰喜朝從學先生餘見先生所撰公碑

暑痢兩月危死者數矣萬事灰心惟是古人所謂陟降在我先王左右者是真有此理否乎如有則速化誠所願只此一念耿耿於心矣前月所惠書縷縷屬意儘出尋常感佩之極喜幸交至只以前歲妄作之故國言漸深因致朝端風浪翻上一層震慴駭懼俟罪不暇其何敢裁封簡札以投於京裏大家乎以此久稽修謝常自悚灰不料執事不以為罪而又下手書仍徵鄙

答此漢於執事自知無以獲此始爲驚疑終而鐫戢第孕頭頗失適喜今復常神佑豈弟其理不爽遠地憂想用是少紓也此罪大慝深鬼神並怒抱此痼疾自料難醫彼外食之憂可且倚閣耳莊子曰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朱子引之以爲遭禍殺身之諭倚閣謂倚置一邊也驗機之諭尤荷愛念頭者有人亦示如此此答以頭歲前劣之蹤自北而來見上李士深書苧相謂人曰世人知有此李某榮幸甚矣李公居苧洞故云此兼實爲今日准備此語云矣今來示又以此漢爲首則又朱子所謂暮年光華者也無乃過分

亭可發一大笑耳賤心久有所懷不敢不略布也竊惟執事既判於內外義利之辨審擇於爵祿之來故士心翕然向之甚盛甚盛然嘗觀古人於勢利既或澹泊則又只放曠以為達沉冥以自晦其便私之圖則可謂善矣而於世道無益而有害則審矣今執事則不然乃又留心實地兩弊俱無豈非世道之幸歟如我無似所以亦不自揣而願附於下風也惟祝益以經史澆灌栽培主張斯道秉持風裁使一隊善類皆得以淬礪澡淖如己卯乙巳之盛則 宗國庶有

賴乎荷相與之深敢空胷臆辜加恕諒也
褱事得禮姑且不論於小正取捨儼然有宗周
之義小正即夏小正之篇今載儀禮經傳其書即月令之類李公家上奏用皇朝大統
曆法不用虜曆故云此所關豈直一家之私而已竊不勝
敬服之心也記昔先王考大相國戊戌奏文即月
沙李公辨誣奏文有拱北之心如水必東律用大明律
曆用大統曆之語每讀至此未嘗不掩泣也今
乃家有賢孫用不替刑真所謂周禮在魯者歟
只水必東之句清陰大老引用於丁丑之跡而
至有瀋陽之行謂爲虜所拘而今其從孫乃書斡難

河所建者以陷引用大明律於議禮之人從孫謂金壽弘壽弘即仙源文忠公之孫嘗背清陰用虜朔以祝仙源之祀至是又著說論巳亥服制名以辨長庶論語極乖謬蓋先生所用朞年之制本明制故此云然而斡難河虜地名建謂其所建元豈朱子所歎聚星亭後昆或乃附操羣亦忘漢者耶嗣述之難自古而然可不戒哉荷相與之義傾倒至此悚仄悚仄

宋書百選卷之三

宋書百選卷之四

與朴和叔

公名世采潘南人校理漪之子少先生二十四歲自號玄石又曰南溪少舉進士不仕累拜持平進吏曹參議大司憲 肅宗甲戌拜相乙亥卒謚文純公性詳和議論常持平不剛決尹拯貳於先生也公居間不明之及先生卒公始推服先生為之加麻以喪之拯亦惡之甲戌改紀以相國欲平朋黨之論代挾綸誥以示中外精於禮學有南溪禮十卷文集六十卷

君臣之義雖曰人屬實根於天而忠愛之心亦不能自已者也故其分既定則不可輕離而易絕也況如賤臣者受 先王罔極之恩欲報之

於 聖子者其心豈有極乎特以不得已而退
歸而其漆蔆之憂則未嘗以進退而有間也以
故雖不敢隨事進言而其有大段繫國家存亡
者則不忍不言以便其身謀而已粤自庚子以
後所進之言是也蓋繫國家存亡者則朱夫子
亦許儒生論列（見大全答石子重書）愚雖無似思報 二
聖之意與儒生不亦有間乎然從今日以後則
與前日有大異焉者（是時先生困於鑴穆等齮齕及柳世哲等陰奪嫡統之誣說）如是而更言則是病風喪心之人也君臣
之義雖曰至重亦何可全忘羞恥也哉如是不

言然後乃安於義而心亦無所歉矣亦可以有辭於 先聖考矣蓋前日言之之時非不知有害於身圖而有不可暇顧矣今日之不言亦非為身圖而有所伸縮只義不可也愚雖不敏所見如是自以為不甚悖於理矣竊因少輩聞之則左右以為未善竊恐未能舒究鄙意而然抑恐別有正當道理而此自愚昧妄作也愚欲一叩而未逢的便說未果也今因孫兒略此

朱子於東漢陳荀甚病其作一種議論終使羣或失身 見答劉子澄書 而至聚星贊則極其推許而至

曰無可不可又並與其弔竪濡迹而稱之見本贊
前後議論疑於不相照應其中必有微辭奧旨
自與前論相足者而反復詳玩終未覺其如此
幸乞高明詳究而見教也夫子之譏刺陳荀固
非一二而南軒勉齋之論則倍加嚴截矣愚因
此而竊有所疑於今日也夫聖人所謂中者無
過不及而至善之名也竊聽於今日士友之論
則不問是非得失只取不高不低不寒不熱之
間以為中殊不知當高而高則中在於高當低
而低則中在於低寒熱亦然故朱夫子論元祐

人物以元城爲中自今觀之則元城攻小人太強以至萬死之域可謂已甚而朱子許以中道豈非以當時所處理當如是耶今日只占便宜而自以爲得中此風一成甚可憂懼未知高明以爲如何竊有此心敢此仰禀幸乞明教此乃先生謫中書所以諷屬朴公也

答朴和叔

前書誨諭心常警悚無以自喩鄙拙去就自是胡亂鹵莽不成貌様當初只依涪翁西監事而又以前日一番人以賤臣爲不欲臣於 聖明

故不免一赴 明命以暴心迹因以解士流日
後大禍而遷值 國哀因循累月則實非始計
也先生前歲赴自謫中十月入朝尋遇仁敬王后國哀是年二月經因山三月南歸入華陽洞及不能遷退則國家存亡之機實有所不忍
恝視者故又不免力陳所懷蓋竊自謂孟子於
崇已有歸志至不受齊祿而其與王言者無大
無小無不罄竭至於朱子雖自外移外而過闕
之時亦於職事外無言不盡聖賢救世之心不
以進退遠近而有間也 昨得金仲和書則見謂
如有退去之意則初何必干與朝政此言雖亦

有理而亦未究厥意所在也愚意以為時無治亂未嘗無任世道者今日當此責者捨尊兄伊誰而顧以一醜物之故有所前郤耶竊恐尊兄自處之甚輕也朴公欲視先生去就為進退之計故云至於稱謂則拙者之冒奉於執事者豈不輕於執事之誤加於拙者耶謂先生之稱胡不以責於人者先責於已耶然俱非不急之察莫如兩相置而惟切已者相與切磋也

朝進未得穩承清誨歸来悒悒也即拜同甫所傳手札極令人惆然也鄙意無他當今大體所

在惟尊周大義而已故意欲因此以明之不料
廷議不咸仍成鬧端追悔莫及竊覸高意深以
此事為非初高麗辛禑命我太祖將兵侵大明太祖至義州威化島回軍還
朝仍有禪代之事至是先生以為回軍一事實
有尊周之義況今大義晦塞之時尤宜表章以
存天下之大防遂上劄請加上尊號以崇之大
臣以下初頗難之先生再上劄言之於是領相
金公壽恒諸公請從之上許之惟朴公以為
回軍之事假大義以化家為國未必出於尊王
之誠心今日臣子雖不敢指斥亦不必表章之
羣議譁然歸之先生曰漢祖之為義帝發喪雖
出於假仁而惟其所仗者大義故朱子特筆於
綱目況太祖此事成三問金時習諸公皆賛
美於詩歌則今日安得不闡明之乎若然則今日直請罷休勿疑
可矣何必更詢大臣以致節上生枝也末世之

弊惟是姶婀遷就終不濟事前後一律今日正
當懲此而不當效也 潜邸云云尤不勝可笑
朴公又謂此乃太祖潜邸時事未必闡揚之也 孔子稱舜爲大孝此
孝字只舉尊爲天子以後而不及於竭力耕田
時事耶凡此等義理非愚昧所敢知者敢以禀
知伏望明敎也

與朴和叔

江都後重峯書院位版之改題也屬筆於尹則
李景華之父楫重峯門人宗彥之子也素有慷
慨尚義之志有言於人曰何可屬筆於此人盖

指江都事也愚聞之招而語之曰彼誠如人言然世皆以士子異於官人為解何必深持（世稱尹拵）有官者不必死雖先生且引此言以譏之李艴然而怒曰若然則從趙先生死者太半是儒生然則彼皆非耶愚謝而徐言曰君須忘怒而聽我也夫世人之言不過以為士子之不死視官人有間云豈以為全是也昔童汪踦死於魯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見檀弓）又朱子於衛士僧人之死虜者表章猶恐其不及然則從先生儒士詎敢曰不可哉幸少安無躁

也渠便釋然而去今其子謂景華有所來歷故其
通文措語若是其過當然不害爲栗翁左袒者
矣堯舜之世尚有直而不温者故舜特以命夔
況此末世乎夫朝議之欲加刑訊於景華者固
不足言至於與朝議異趣者亦靡於威風皆咎
景華以助朝議豈不寒心哉朝議若行則愚恐
後世必有爲景華寃之者矣執事如以愚言爲
然幸以一言開諭於持論處如何

今日仇謗濫世豈不以不自量力而妄以距詖
行息邪說自引耶此則不能不歸咎於執事也

何也此執事之責而執事明於利害禍福之機依違觀望不肯自任而使此愚妄者代受此事此豈仁者大公之心乎執事不但不任此責或乃反助彼勢一時榮名則可喜而奈後世公議何夫今日邪說不勝其多而其大者則或人乃以其忘義失身之父擬之於栗翁大賢而又論其得失又必曰真有即尹所與史局書真有入山之說使人不敢分踈此不可謂邪說也耶執事曾不曰吾於栗翁受罔極之恩乎金盛大等不勝駭痛以攻彼之不韙其言未必一一當理然其爲尊栗翁

則審矣許多四館齊起而攻之使不容於世此不可不謂之詖行也（即金洪福事見與李雲擧書）彼大尹之臨難不死不過蒼黃間履錯然之致（履錯然易卦文謂所行顚錯）剌者剌之怒者怒之盖自有公議而今必曰十分道理然則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取義皆是非理假說之辭耶丙丁以後天地翻覆人類歸於夷狄禽獸矣惟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者惟若干人之死爾賊積嘗於 楊前恣言三學士之非義賊臣害正悖倫之言自應如是益有光於三學士矣（許積言於顯廟曰三學士是爲名而死耳非眞節）

義也不惟今日以尹之不死而欲掩其可恥之狀顧乃祖述積言以疵死義之人而不復忌憚昔夏貴家童洪福死於虜胡元脫脫猶知貴之而表章之矣今人乃反不如夷虜何也一尹之鄙夷何等小事而乃敢以此而乃欲淪三綱斁九法也愚於尹之江都之事始嘗恕之者以其嘗上疏嚇走虜使使我義聲聞於天下其功大矣又於亂後獨有善惡之心自廢其身而不諱其實又從事於儒賢則可謂自新而善補過矣是故師門容之諸友與之矣及其以其不死為十

分道理又其所嘗稱死罪云者非謂江都事云爾謂拜官不就而引罪耳非為不死也則前日所嘗稱許者皆歸虛套矣至於宣卜之名出於公文書吉甫當江都城陷改名宣卜為宗室琅原君從奴免歸此事始甚隱微人所不知後乃發露於其時狀啓中按為奴之事已見於吉甫辭官疏而但改名宣卜之事獨見於狀啓中故云則其畏死貪生蕩然於廉恥之性者已狼藉矣此後則不惟其平日顧藉者為可恥而其攻之者亦可羞矣今為此人而凌滅日月爭光之諸賢可乎愚則以為此為邪說之甚者其不為害及於生民禍流於後世者耶執事不此之憂乃反為彼左袒

彼說益勝而其害益甚矣將置 宗社生民於
何地耶今世因此輾轉侮誚孔聖之事竟發於
高門（朴公宗人泰遜以大司成用莊周詆孔子為說為科題以試士或曰以野合生孔子為題）若使執事從初秉法義以距詖邪則世道寧
至於此也執事亦嘗悔之否乎今聞中外沸騰
欲罪我以侵侮牛翁愚未嘗有此心何敢有此
言但日者同甫書以牛翁之孫亦與羅跡為訝（即罰成至善）愚以為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故因略舉
披門疑怒師門之故而舉兩說其一先師少時
於牛栗兩先生不無差殊觀之事也其一壬辰

後牛翁主和事也夫所謂差殊觀者非所以少
牛翁也先師於栗翁心悅誠服一如七十子之
於孔子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然孟子不以此責宰我而反以爲不阿而亦未
聞堯舜之聖以此而少貶也朱子謂橫渠於程
子猶伊尹之於孔子其高低懸矣而又曰橫渠
學問精切於二程此則橫渠反優於程子矣夫
先儒之尙論聖賢或以資品或以學問或以造
詣或以氣象何嘗有一定不可易之題品哉今
以此疑怒我師門而至擧姓名以罵之則可謂

感之甚也至於壬辰後事則先師嘗與門人講衛輒經權事而曰變不可易處權不可輕議牛溪當壬辰 陵變後以局外之人遽主和議以受 宣祖大王無限罪責若是栗谷則必無此事矣是蓋汎論權變之道而略及牛溪之事正如朱子論義理極處而曰文王高於武王泰伯又高於文王也此豈侵斥牛溪之意也當時如黃秋浦以其門人而亦疑之是豈有他腸哉又尹安性詩正所以刺其事而今太學士錄其詩於箕雅尹詩云試向漢江江上望二陵松栢不生枝蓋謂忘仇和倭也如此

等事如欲一一怒之將不勝其怒矣且先師晩年於牛溪所以推尊稱美者不一而足觀於新刊遺藁可見矣彼輩不知前後曲折而紛紛如此至於詬斥先師非可怒而實可哀也（俱見上金逸之書）大抵邪說異行何代無之而未若今日之甚者也朱子嘗曰雖未知道而有能為距楊墨之說者不必士師而得誅亂臣賊子韓愈亦曰若使聖人之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矣至於朱子則又以為一大事而攻之不遺餘力矣其言曰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此刑法

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准則而屑屑焉惟
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而啓姦
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
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
而為之耳特於本源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
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
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豈不原其情而為是刻
核之論哉尹之尊尚賊鑴與楊墨之學為仁義
者其立心何如哉執事嘗謂尹未嘗有以鑴道
易天下之意在楊墨學仁義則何嘗有易天下

之意而其流至於塞路今尹雖無以鑴道易天
下之意而其流已至於滔天如取義成仁者之
為無義三學士之要名侮誚孔子之說為題於
大聖殿下而多士無一人不製者若此之類不
勝其多此豈非已易天下者乎
世道至此不知將稅於何地也妄意合謀並力
以救其一分半分者惟執事而已故相與企望
者不翅渴者之思水矣然而竊闚於道路之言
則其可疑者十常八九而自意前日相信之或
失而又莫知其所以然也聆者李汝九來傳所

閒於執事者以爲今日議論寧爲糢糊是時尹黨與先生角立而朴公盖不欲正別是非故發糢糊之說閒來竊不勝愕然而駭盡然而歎也此盖執事於朱子信不及而信尹太過之故也夫渾然無圭角豈朱子之所不欲亦非所不能也只以世衰道微詖淫邪遁并起交馳以至於滔天而塞路故其談言論說不得不明白痛切以牖世之昏蔽陷溺者雖以此爲僞學爲逆魁幾不免而亦不悔故嘗論荀淑之道甚盛而至其爽或之附賊則又遡其源而論之曰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

文飾盖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終竆以死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噫今日執事所謂模糊何其與朱子所謂盖覆者符合耶此其執事受病之源也始知執事可疑之所以然者在此而不在他也朱子又嘗曰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則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臠卷睢盱側媚之態近年一種議論專以醖藉襲莊圓熟

較義為尚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有
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今日風俗
正亦如此而執事又以此增其不義之習何也
第觀高意則今日論議乖爭邪正未定故以為
迷亂眩錯之態以尋便宜安穩之路其自為身
謀則可謂得矣而使奕或接迹於世則竊恐執
事不能辭其咎也夫奕或接迹於世則時事當
如何也當今魚爛河決莫可收拾已如鑴積時
此孰使之然哉朱子於孟子好辯章引尹氏說
曰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

禍及於後世非精義識微之至安得而知此哉
然世無孟子孰能知此是彼非哉今日愚之所
是所非亦不能自信其為真是非今請舉其一
二逐條以質於高明惟高明明以見教也理到
之言不敢不服膺也

所諭同甫云云竊恐同甫傳達時語意或與本
語有所差互也愚之自海外放還也路聞鑴伏
誅不覺驚悚謂賤孫疇錫及金君萬埈曰前頭
士禍將慘於已往此在仲雪鑴罪之日矣仲雪
鑴罪必始於尹家非謂尹家手自為之也只為

之張本也謂尹本與鑴相親必仲雪之以脫其父平日相好之罪先生嘗與韓公聖輔書亦論此事以為必為鑴伸寃使我為無狀小人然後鑴為君子而其父乃為君子此事理之至明者與此互相發疇曰恐是過慮也寧有是理金君亦曰此恐不易也云而因曰小生亦見其可疑處矣當鑴得志肆兇時與仲兄偕過尹門矣吾請入見則仲曰鑴黨何為入見也吾強而後可及入而說話也語及時事則無不酬答矣及其及於鑴則便噤口不答再及而又不答三及而亦不答仲怒而起出顧責余曰汝何強要入見見此不好事也云云矣愚曰第見之盖愚於尹

明知其有赤心於鑴矣其爭辨於稠中時時或有希仲不過高明之過踈脫之過之語及其連枕時懇懇推尚不遺餘力其親意如此其子之今如此理勢然也且有衆所共知者李㦯之無狀不忍汚口先生自註曰其一事則自傷其女將欲殺尚逸而奪其亭舍其之會而謂是賊由李尚逸起大訟時訟官乃李聖基金汝鈺也尹乃以其女爲子婦即拯弟推之妻此實非富㦯也實以鑴以㦯爲顔曾而使尹爲昏故尹誠信而從之矣先是石湖吉甫兄文擧有書曰李㦯求昏於次子於兄意何如愚答以或者比之於顔曾或者比之於跖蹻只在

兄量處矣石湖即謝其昏而尹則娶之愚不勝駭然面斥以爲公富檷而與之昏自檷而有所遺勿以薦於八松也尹面色極不好愚旋即自悔以爲責人不可如是迫切且愚心知其出於信鑴不出於富檷而挾駭憤之氣出言無章至於如此此則愚誠實悔恨殆無以自贖者也大抵自此以後彼此情意頓異於前而又不幸而檷之削薦之啓出於李大諫弘淵金正言萬基又其後檷之詬辱其叔母而杖流也峻其論者砥相而啓請之者李大諫泰淵也以此尹李兩

家之禍叢集乎此身金公即先生師門弟子服事先生而二李公即先生妻兄弟故云尹之子所謂痛刻者實始於此而劉之子三達為鑴謀主必欲以逆殺我至以越海招寇指日犯闕之罪名皷動而搖蕩又使鑴與李煥揭匿名書而又使為密疏請盡殺匿名書中諸臣者皆其謀也己未夏先生既栫棘巨濟鑴使其門客李煥作匿名書列書一邊士類指為謀逆夜掛城門鑴又上密劄請盡殺書中人既而事覺煥就鞫承服而鑴又上劄救之也夫尹與鑴交契之深如此其至而謂之絶云者固誣罔之甚而執事所謂愛惜救護云者實歇後語也且尹有大罪以己貪生畏死之

故惡聞大義之說 孝廟有寧以國斃之教又引朱子說以為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吾於君臣父子無所憾焉其賢於屈辱而苟存也遠矣云則尹曰延廣狂矣又引朱子說以為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衅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云則尹曰向踐詐矣 謂外服事而內欲圖之是為詐也 左右沮抑以眩羣聽又且張皇虜勢使人疑懼慴憚而解體於有為其秉心殊不可曉也仍竊惟念 孝廟以天縱之聖其於尊周攘夷之義其立志不翅如青天白日臨食忘餐中夜興歎實無樂乎為君其警

動羣下者乃所以振作義烈使瘖聾跛躄之人
曉然知上心之所在而增百倍之氣矣此自丙
丁以後絶無聞之言也真所謂大哉王言一哉
王心也尹何所病而乃敢疑之曰徒煩於章奏
之答而已則及此閒暇盤樂怠慠云耶朱子壬
午封事垂拱奏劄力勸時君以此者不翅血誠
丹心而時君不用則千載之下尚起志士之慨
歎今 聖上自以此策勵而謂之吾君不能何
意也無乃李鄴之心耶(李鄴張皇虜勢以恐君上見朱子語類)且
朱子於復讎討賊之義上說下責公誦明言不

啻千萬言而至於孝宗末年未免因循頹惰則
慨然進言以爲使宴安鴆毒之害日滋月長而
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而又慮奮厲者別生
患害以妨遠圖故又引善易者不言易之言以
爲量力之圖今者誰有意於奮厲生事者而每
爲此言也謂引朱子此事以爲朱子亦主和是不過惡此言之
出於　聖上而妨渠之周遮回互之術故敢爲
此言正如朱子所謂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
引退者也渠嘗信鐫而不信朱子今於此獨援
此以爲沮遏　聖志之計詭秘怳惚實出於鐫

也彼終始始為鐫所誤者如此宗鐫一款則亦終始痛斥之耳

答李擇之 公名選一字公擇完南相公之子多習國家人物故事所著有勝國新書等書登第官至吏曹參判

道峯享議 是時京中諸生将為清陰金公建鄉祠於楊州先生謂宜配享於道峯趙靜菴書院以尊事體而議不决 雖艱得早義理天下公物不妨公誦也 時清陰新変未三年故曰早 盧相之配於圃退桐溪之配於一蠹人則無岐而今獨䖏䖏顧慮者抑所以知石老者淺耶 盧即蘇齋桐溪即鄭公蘊石老即清陰也時議蓋以清陰非道學正脉不宜配靜菴故此引盧鄭两事以見之 至於伯仲之論不

勝紛然作亂以謂舊清相僕入之江兄都仙自源焚公殉丙節子胡其欲捨伯取仲者似涉太苛而其曰仲之所為伯未必不為云則亦似太快盖此事當論其所已然而不當逆其所將然堯舜當孔子之時則必當為孔子所為之事然執此而曰孔子不賢於堯舜則豈可也哉人之所難無大於死然使華夷見貫日之誠天地知凌霜之節俾我三百年禮義之邦有辭於天下後世者伊誰之功則必欲取捨者雖甚零零而太無分別者亦非至當之論矣今若曰其心果無優劣而所就則不無大小

然低昂則可矣而去取則未可云爾則似爲稱停之說矣未知如何此乃先生尚論前輩大議論蓋仙源大節固卓然不可尚而事在一時倉卒之際若其閱歷險難積累悠遠義之所守者彌貞功之所及者彌廣不如清陰之較大故其言如此所以下別於毫釐而其曰當論其所已然而不當逆其所將然者實學者之論人衛事之大法至如所謂靜菴不安於八十首相之右云者則其識見之卑陋甚矣顔子三十歲一布衣也何故敢安於曾爲齊相之鄙老之上耶可發一大笑也靜菴年三十八官大憲請陰年八十三官左相是後竟罷道峰議別立院於石室而仙源并享不疑事近日適有相似者故欲質其是非來書所引朱子說明白痛快可

為好異求名之戒也語類問直不疑償金事朱子曰初也須與他說是無者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初不解說人才經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

駙馬之云此非難處之事依古禮一吊則可矣而仍受無實之爵號不亦虛乎國制公主將嫁則自上親擇可婿者先定爵號出入禁中及期行禮是時公主未昏而卒故此謂宜一吊其喪而罷其封古禮曾子問所錄婿弔女喪之禮此事大抵失於原初矣預賜其封徑先出入於禁密之地其褻甚矣雖士庶不可如是況帝王家乎溫公制昏禮女至婿家即見舅姑朱子非之蓋未成婦則不得為舅姑也

況以臣子未成婿而可徑受封爵出入無防耶此正朱子所謂大本不正事事皆病者也然非外人所敢知者耳○宋哲宗娶孟后時詔云團練使孟元孫女盖天子不娶小國而后父在只是小使臣在后父之名小使臣近習之官不娶小國春秋之義也故不稱其父而稱其祖非不欲封在以大號而以其女未成后故也夫婦之際其謹嚴如此而今日則異矣

退老作處有大與朱門不同者退溪一味退遜無擔當世道之意與朱子法門不同故云豈生在褊邦人心之嶮巇盖有以

異於中州故耶然聖人有不遜寧固之訓今日之從此老不亦宜乎此指退溪未嘗爲人作碑銘一事楓嶽嶺東優劣嘗笑義公之評矣謂美村愚嘗曰兄登覽幾處乎答曰吾不能登覽只從萬瀑洞沿洄而已愚笑曰不登望高毗盧而欲論楓嶽正如不登泰山而論天下之大小也渠曰雖不登覽而大體則可知矣余曰兄於楓嶽則聞之甚盛以爲廬山鴈蕩皆不能及故見之以爲目不如耳至於嶺東則所聞頗低故所見極新亦可以反三隅矣兄始以希仲爲孝全之子以爲不足與

交及其相見接其容貌聽其論議以為天下真無此等傳匹矣此正嶺東之説也美公笑曰希仲果如嶺東則豈為諸公所棄如此哉愚又曰希仲非衆人之嶺東而特兄之嶺東也相與一笑而罷矣今因二處之問漫並及之可一笑也（二處謂嶺東及楓嶽）然壬寅游楓嶽時只録其所歷而不能形容其景致去歲穿過嶺東時亦然（謂自德源移配長鬐時）蓋以吾所見則前人所録皆不足以彷彿故不為效顰矣去歲被金吾驅脅不暇遊矚只鏡浦是大賢游賞之所（謂栗谷）故頗欲細看適值

日暮風急驚沙撲面又怱怱經過至今爲恨也

與金永叔（公名萬基滄洲公之從子少由進士及第由注書說書拜臺諫玉堂官顯宗初為吏曹郎政府舍人司諫累論尹善道洪宇遠趙絅等罪由大司諫吏曹參議副提學大司成進兩館大提學　肅宗即位以國舅封光城府院君兼將職庚申以訓鍊大將與清城金公錫胄治許積反獄策勳保社功臣丁卯卒年五十六公沉靜弘毅以文章自名號瑞石見先生所為碑）

今事雖在他人尚不勝代怖况身親當着者乎（時有狂人李世直者上變告先生及同春以不道之說設鞫問以誣告誅）雖曰彼漢病狂不足驚動而與晉陽之甲之說不干於呂

申公而只以羨鬚疑於孫莘老而橫被罪罔則今日題目視晉陽吳翅萬萬哉以故至今寢驚只願無聰也申公即呂公著熙寧新法時覺莘老為上言藩鎮大臣以新法而多遭摧折若五代之時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矣盖用左傳趙鞅之事也上後忘其人但記其羨鬚誤以為申公言此也王介甫因除申公出知潁川如今所遭自常情言之豈非光榮之至者而以愚見之則可謂憂無疆也是時將冊世子嬪仁敬王后自古以此善出場者無多除非義理充足於中富貴不足以嬰其心則雖有覆敗之患而在我無損矣彼嬰蚡之厮簃誠非所願而賈郭之並馳亦豈國家之福哉

竊聞外議已有云云者竊恐為執事謀者之或失於思慮也愚從此益自牢關萬念俱灰而惟佚芭之意老益耿耿恐有一毫追玷之及敢此縷縷未知左右者以為如何也佚芭楊雄弟子追玷謂貽累於先師蓋指沙溪

答李彛仲公名敏叙號西河白江相公之子少先生二十六歲孝宗庚寅以進士及第由翰林說書歷遷三司吏曹郎政府舍人吏曹參議大司成肅宗庚申自大司諫拜兩館大提學吏兵曹參判大司憲尋加吏判戊辰卒公剛方簡默以廉白自持能文辭事載聽村李公畬所為謚狀

當時事勢謂丁丑南漢時已到無可奈何而虜索斥和

人若不辨得國亡君死之正則何得以違拒其
言然則當時執送之人何可專咎也其抄定三
臣洪吳尹三學士實朴參判潢之所爲然亦以爲與其
全送許多人不若只送此三人也今以此咎朴
公則亦豈其宜也故愚於此一款略無賓主輕
重之意而但據諸人本家文字則崔相鳴吉當其
與吳尹詣虜營之時語二人以盡引前後斥和
人則虜亦不能盡殺而或可得免吳尹相謂曰
此欲盡除名流之計也遂不從而自當焉夫崔
相此言亦豈必出於除去名流也但吳尹之不

從其言而身自當之者實卓卓乎難及者此不可泯沒故記載此一款之際不免有害於崔相矣大抵既不辨國亡君死之正而爲區區苟存之計則無一事不出於苟也其小小得失何足計較論量也謂執送三臣反盡引斥和人之說大抵揔而論之則自丁卯之春崔公便以和議自任其心雖在於紓緩目前之急而自是之後國家都恃此事以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以至於丙子之不競論其始卒則崔公安得辭其責哉至引朱子爲主和之人則其悖理傷義抑又甚焉朱子之

意則以為不先內治而徒務外事者實失先後之序故果有諷切之言豈真以和好為是也（朱子於孝宗初元力陳復讐斥和之說乾淳以後則置而不論蓋自隆興罷兵講和以來綱維解弛釁孼萌生有內潰之形未暇及於外圖故戊申封事之屬專以本根急務為言而欲先於自治非忘復讐之義者畧見年譜崔引此及胡致堂本朝成牛溪以資口實）此實引喻失義以惑上下則後之持論者安得有所回互哉至於雲翁洪公舉義陳疏而崔公又斥出於危急之日使當賊鋒（初洪公上疏斥和崔衍之出為平壤尹遂被執北去）（雲翁洪公之號）此則洪家子孫安得無言也故亦必以縛送之事歸之於崔公亦其勢然也其後崔公

以一番士流皆不附已也遂引用羣小至使力
攻清陰先生使一脈義理銷刻無餘南漢講成後清陰歸
臥安東鶴駕山屢召不出柳碩李道長李烓鄭之虎朴啓榮申濡等論劾清陰以為不事汚君
販君誤國終至削黜此皆崔所引用者儻無　孝宗大王尊尚清
陰以為明天理正人心之地則環東土一域淪
胥為夷久矣此亦崔公無説自解之一段也故
持論之士不少假借不但居下流而有所虛彼
也惟愼齋金公嘗曰今人至以崔某為秦檜此
則大不然檜是為金盡忠之人也崔豈有是心
哉其實相反而強以同之非不易之公論也只

不以國亡身死為義以此為罪則渠必無辭若曰不知兩虜可敵則實可笑之說也愚以為慎齋此說實為攧撲不破之論也其後尹掌令伯奮遇完城即崔公謂之曰大監若非大膽大量大愚必不肯為一時存亡自為萬古罪人崔公便歎息曰余豈不知當時正不得不爾此則其情慼矣且其後與申平城諸人密通 皇朝以伸拱北必東之義則亦可以少贖矣平城即申公景禛也南漢事後欲以本國事情具聞 天朝募得僧獨步賫咨文使平安兵使林慶業具船入海得抵陳都督弘範軍門得其回咨以來於是中國人知 本朝人力屈見降狀要當具

其終始而稱停焉則知之罪之不當相掩不必於此小者呶呶費力也

答李仲羽 公名翽牛峯人副提學之信之後少先生十九歲進士及第歷官翰林三司至吏判右相肅宗丁卯卒

李季周嘗言乃翁澤老每說已卯諸賢之中惟金思逸先生為第一靜菴先生不可學愚常莫知其意也 金公安國及其弟正國即慕齋思齋也己卯禍後退居於高陽芒洞各自號思退思休構小亭以扁之莫知其意譏其取舍之失正也 當時靜菴以正君心振朝綱躋之三古之盛為已任此乃程朱以來相傳家法其遭罹酷禍乃袞貞姦兇之所

崇也關靜菴何事至於恳逸兄弟之得保性命
乃其當路受任不如靜菴之專當禍作之日兄
為湖南弟按海西夫名位不盛則媢嫉不甚媢
嫉不甚則禍釁不欲此理勢然也非其存心秉
德不同於靜菴之致也如使恳逸兄弟有所計
較不欲深忤於衮貞而為是低徊觀望得免於
大戮則何以為恳逸抑知道之難行而炳幾退
步少效其力於外事則亦是一道然當時中
廟眷注甚隆則於義亦有所不安也澤老通達
古今軒輊人物是其所長欲問其所論之意而

不可得矣今執事兄弟既以逸休自號夫慕其名者必知其心矣然則不恨其不得問於澤老而喜今奉問之有所矣幸明教之如何雖然執事兄弟當其立朝之日端身正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則是慕靜菴之爲者而今乃反慕恩逸何也抑又因有所稟焉昔朱夫子嘗至豫章之東湖懷想徐孺子陳仲舉自歎其不能如二子者夫仲舉之戮死非可願者而乃慕之如此又門人爲夫子爲避禍之說則曰使吾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靜菴作處庶幾近之矣夫

為士者自幼至老莫不曰朱夫子即繼孔聖者
然則今之學者當學靜菴以遡於朱夫子耶抑
當學息逸兄弟耶又息休之評論靜菴者大有
異於前後諸賢之論（謂少貶之）此亦有所不敢知者
凡商量此等實窮理之一大端故並以為請伏
乞詳教也（棲潭堂公本以易大過之獨立不懼自許而常以無朋孤立不犯世害為義盖懲於黨禍而其所取舍於金趙兩公者或失其正而李公李周又以泰卦包荒之說述其家學今李公又引金公以自弟先生因其事而發此論以矯之其旨深哉）

答金斯百

公名錫胄清風人故相堉之孫明聖王后從兄弟息菴少以詞賦名擧進士登第肅宗朝累拜兩舘大提學兵曹判書庚申治許堅

反獄錄勳壬戌拜右相兼太學士封清城府院君甲子卒年五十一謚文忠有文集初公家因隧道事與山林一隊相失貳於先生於己亥服制主鑴穆之論甲寅後公以內戚與南人同事及庚申反獄棄鑴穆等而更尊尙先生同奬王室己巳禍作公之家亦俱敗

專裨下狀撫存勤懇不知所以得此但切感惶而已此身本不足爲世用當初只欲冒謝大恩不臺遭値大喪又感 慈殿徽音留滯累月老而不退實爲禮經之罪人朋友之責四面恐脫至故屢指 廞衛之日徑渡清漢回望 象魏不勝掩淚此實眞情非虛語也蓋以 主上未

甚壯盛國危如此此豈人臣去國之時哉今日
事只係執事手裏竊望延攬士流如已卯大成
愛養民生如潛谷大爺（大司成金公湜己卯諸賢也潛谷金公堉孝廟朝名相皆金公先祖也）夙夜匪懈以存王國此豈非忠孝
之大者乎孟子論王道不過曰保民而已此外
無他奇策也此漢曾失朝暮過從之舊而猥蒙
不鄙誠信相與來而不往非人道也終可無一
言以相報乎（來往報復之義出曲禮）竊伏聞惟聖人然後
不避嫌疑嘗過校洞見一墻垣甚長問之則管
理所與某宅同園也此莫或為行路所訝耶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名公語也畢公亦克勤小物古之任大責當大事者未嘗不如此也誠荷不遐之盛意冒涜至此想未見怪否

答南雲路 公名九萬宜寧人參判二星從子爲人剛介登第歷三司事孝宗顯宗其言事切直有爭臣風賜暇湖堂累拜兩舘大提學肅宗甲子拜相甲戌敀紀趣廢復相士望甚隆而乃以獄官請貸希載之死遂爲士類所擯辛卯卒年八十三有文集

日者尹友之來見也尹友以健即尹學士從子陽坡一款則渠以其出於其先人而不欲輕去之傳言二公將詣虜營行至一陽坡崔鳴吉勸二公至彼多引臺閣則彼不能盡殺公可免死二公不從此本尹公先

人所記崔之子又欲去之故此亦不敢擅便如得分明證佐可以辨其不然者則尹友亦不必堅執以為不可改蓋其先人亦非目覩其事而得於傳聞者則亦安保其無一毫之失實也大抵傳文專為發揮三賢之節義而已雖因其記實而不能無旁及他人之事者謂并載崔事三賢之節義輕重固不繫於此事之有無也至於子孫之賢追蓋其先之愆則不無此理如張魏公之狀其殺曲端一節史家則分明以為未善曲端多戰功而魏公因私憾殺之而朱先生所以遺辭者大與史氏不同蓋先生

篤信南軒故信其言之不我欺而公誦如此若非南軒之賢則愚恐先生未必排史家已定之論而信其不可信之私記也然則所以蓋其先愆者不在於他只在修身立義使人信之而勿疑而已鄙意如此如有未當幸還以見教不勝幸甚抑有所獻焉當時事勢若非君臣上下以北地王諶為法則縛送二臣烏得已乎二臣謂吳尹也洪則自平壤執送之非甲為之則乙必為之此不足為出此而入彼使有榮辱也明矣竊覸今日諸論則皆欲歸之於體臣死者有知想必不厭於心矣

如何如何軆臣謂都軆察使金瑬也金與崔同主和事其執送二公皆其所爲故丁

丑亂定後俞公伯曾并請誅之但其後金之子
孫衰微而崔則其子後尚爲應教孫錫鼎爲翰
林欲辨其惡於金故先生憤之其與李擇之書
有曰其時事崔是主人金是和附者若使金之
子孫如崔之爲學士與史官則諸人未必反以
金爲主也按南公九萬作崔墓碑崔錫鼎以爲
其祖之主和雖非第一義而實則根據義理南
公辨之以謂既是根據義理則何以爲非第一
義乎且曰當時與父母之仇稽首稱臣以攻父
母之國是豈義理乎其說累千言皆名論也具
見南公文集然今人或以崔之主和能保國家
是其功也然殊不知國之興亡如人之死生乃
事之常而當日之事即天下之大變其
所爲存之者乃所以亡之何足爲功哉

此中知舊書問一切稀闊而惟盛札逐年穿到
益知眷意之深厚矣此中事何足仰浼只一死

守常在眼邊了了不去耳前日鄙書所謂知罪者蓋謂完城專以和為已任（完城崔之封號）雖被清陰先生舉大義折責而不之顧此為可罪而其密伸大義之事（此指獨步事見上李爰仲書）則亦為知我者一大公案其間小小曲折不足為軒輊且同春所謂體府云者與傳文之任事云者未見同異而今必欲分而貳之改任事為體府則實有大段嫌礙者（體府即金壍任事則崔鳴吉也其欲改之者欲歸其罪於金也）竊聞今日故家子弟附託時論其大關事體者亦且隨手變換其為時論者亦相為然諾以固其根蒂

執事與賤子今亦風吹草動以此一線不絕而託於紙上者旋書旋改不得自在則抑無乃使後人有枋頭之疑而執事與我亦未免賣死友以結新交之嫌耶桓溫與燕人戰敗于枋頭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溫怒發盛子令改之其子請於盛盛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炬友謂同春且念故冡子爭其大於此者無不斡轉則此小小野史出於無狀羅囚之手者何足為輕重而如是云云耶顧此辱生朝夕就戮視之輕如一毛矣乃畏及甫范溫蘇過而汲汲於此而不顧媢人求活之嫌其不亦可羞之甚耶及甫文彥博之子也范淳夫之子溫

蘇東坡之子過皆以故家子弟附梁師成稱養子見朱子語類本朝編是時崔氏子孫為名宦有附於時議之意故先生通折之如此要當從容商量可改可仍務得其精俟其可出而出之惟高明諒之

與金遠明公名益廉於沙溪為同宗少先生二十餘歲有能詩名登第由翰林歷遷名官嘗因史草事與李相爾相忤因杞溪又為學儒張公晉顯所罰官至鍾城府使已巳間卒

榻前說話謂先生所奏何嘗不以聖學聖心為大本急務耶然徒言聖心聖學而不言心與學之著見於外者只以數行古書陳說則得不近於騁空言者耶胡不觀於朱子封事耶生於其

心害於其事此孟子之至論而朱子以事之得失迺其心之邪正者其說甚詳矣且駙馬家云云左右可謂得一而遺千矣論繼述而只此而已則不亦大枯涸乎無乃駙馬家特惡其軋已而騰怨謗耶一宰臣家非愚之說其時發於臺諫之口而愚意以為似失先後之序故奏云其子之家當先毀之然其子之家亦非所先故必言內司內司之私亦根於 聖心之隱微故曰以此觀之則 聖心之蔽可知云云矣先生嘗請以紹述先王之志思仍言駙馬宗室第宅踰制者毀撤事及諸宮家漁塩收稅等事先朝將一

切革罷亦及行之願遵述施行也是時執義金澄言兵判洪重普大起第宅先生曰欲毁兵判之家則當先毁其子之家又言内需司周禮亦有此意皆以小小出納不可盡付之地部故别設一司使天官掌之今之内司亦其遺意然今則爲人主濟私之帑請先罷此司然後駙馬宗室第宅亦依法典毁撤而先須從事學問克去己私然後乃可爲也今來示一切相反何其聽之大誤耶愚之所學只一部朱子大全而已其敢捨所學而經營於他術耶必不然也西路城池丁丑與虜和後西路城池禁不得修葺爲其不便於虜也其毁之者固爲全身免禍之計而修之者誠可敬朕才於新閫謂新除閫西兵馬使密言 先朝無迹而修治之教而不諳事之人使不得行奈何奈何大

抵此身朝夕渡漢者上下皆使暫留而必欲去謂渡漢南歸左右則誰復挽住而尚處城裏被人疑忌耶誠願一竝起叢以全晩節耳○愚於榻前進言曰臥薪嘗膽雖非三代經傳之訓然朱子縷縷言之此必是道理當如此也且今日必以茅茨土階大布大帛為先然後事可為也未示丹楹之意與此恐無異也如何如何春秋莊公丹桓宮楹金公引此以喻去奢之意

答韓汝碩公名聖輔清州人尚州牧壽遠之子師事先生情義篤至好直言面折人過先生愛而憚之累官州縣以卒年七十餘

父子間人所難言古有此語茲者再蒙教意誠不知所以為對盖常道人皆可知而至於變處雖大賢亦不敢輕易財斷矣況此愚陋蒙昧最居人下者何敢容喙哉惟望令監姑置憤疾之意而益加慈覆之心從容提耳婉轉為辭期於早晩開悟如何竊聞門庭諸人以民之觝排詆溪極口怒罵云幸以孟朱一生所用力者教諭之如何知此則知民之出於不得已也又惟家禮云子放婦黜亦不明言其犯禮也令監亦須加功於百忍之戒以全天倫至情如何猥荷相

與之意傾倒至此還增悚仄按韓氏諸人以沙溪外孫之故皆師事先生異於他人配周之父聖翼亦先生門人嘗著禮說一編求序於先生先生許之而畧示貶退之意蓋如所謂管氏知禮孰不知禮之說而於是配周叛先生與配夏為書與韓公辱先生公切責不從而配周尤㐫悖以仇視伯父得罪人倫之目付黃大學屢年不解此韓公家事變之本末余少聞於韓公族子旋善公配厚之言如此故因并録之以為世戒又按韓公於丁卯春為先生上疏斥尹拯父子甚嚴而今拯之子乃為壽於韓公之前其惎先人之惡甚矣嘗聞諸先友俞公彥明言尹拯在時率用此法以交納徒衆蓋其處不勝之地不可與人修隙而立敵故處之如此其計亦密矣然由是而叛君父惎讐惡之輩將接跡而起莫之能禁則其為天下國家之害當如何哉此君子之所慎也

與宋希張

公名光拭少舉進士調諸郎遷洗馬甲辰卒官工曹郎年四十

先生表其墓

責成未久又加嗣親之重其必有自顧兢懼者乎抑其尋常等閒者乎禮曰冠者所以責成人也又曰娶婦嗣親也始擬護往奉以曾所聞者竟掣斯志而憂慮之心尚未已也謂將以所聞於古訓者奉告而未能也血氣未定質又孱弱所戒可自知也君子造端女子難養則禮率宜未可緩也耳目之玩此心易役精神儘堪把也把止也猶愛惜之意此數語者雖淺而實深淺見之則淺深思之則深惟在你所見之如何耳千萬毋忽千萬毋忽大府醮命必有切於此者而

父子之間實有難語者故不惜索言之餘冀炙

程慎攝自愛毋貽疚憂 宋公即同春之子是時年十五而冠娶樂靜趙公錫胤之女趙公時為晉州牧宋自懷德赴晉迎婦是時宋年方少而先生之所致禮而責勉者無異乎朋友之歛而其憂慮之意實同乎父子之情可見恭巳盡物之誠而所謂耳目之玩者趙公時為州牧故先生慮其有過後之事同春與希張書亦有勉勵之語慨世傳趙公迎婚太儉昏夕責納其婚行中衾褥以待之此亦見古人居官節儉之義云

宋書百選卷之四